

编辑 邱海泉 于淼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:zzrbzbf@163.com



朱氏古建筑彩绘

左文

朱氏古建筑彩绘起源于清末,地处中原,历史悠久,分布广泛。主要在河南全境、湖北北部、江西西部、陕西北部及广东中山、肇庆等。自传承以来,历代都有造诣颇深的代表人物。从清末至今,朱家世代人才济济,前有朱世显、朱运洪,中有朱培修、朱彦林,现有朱长生等,一脉相承至今。

朱氏彩绘的特点和官式彩绘不同,具有典型的河南地方特征。朱氏彩绘受“宋式营造法式”中的五彩遍装碾玉装的影响,在古代建筑构件上如在斗拱上绘制莲花、卷草、流云等。明清时期彩绘中的龙纹是按照“清式营造法”的规定来制作的,有严格的等级,升、降、坐、行,龙纹采用了全贴金工艺,而朱氏彩绘则采用了民间的五彩云龙,它造型独特,龙角勾白,香色晕染,发毛二绿,大绿退晕,龙额、龙鼻、龙唇沥大粉贴金,龙眼饰白吊黑,龙须勾白,龙腹做鱼肚粉底银朱退晕,龙刺呈不规则锯齿状依白色勾之,金抓白爪龙身立中粉,鳞片立小粉,尾做二绿起黑勾粉,关节部画红莲绿叶加火焰,脚登五彩云,形象生动,栩栩如生。它的题材、内容、艺术形式都是为适应历史、民族、宗教、上层统治阶级和民间信仰习俗等特点而产生的,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宗教文化气息,具有形式多样、题材广泛、构图饱满、造型夸张、线条简练、色彩鲜明等艺术特点。

2011年,朱氏古建筑彩绘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函谷关下寻老子

许锋

天底下的读书人谁不知道老子呢。说天底下,范围就是世界,或许有人不服,但是在《道德经》被翻译过的版本达600多种,在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《圣经》,中国人看《道德经》自然是不需要翻译的,连三岁毛孩子都能摇头晃脑地诵读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;有名万物之母”。世界之大,老子在那个年代亦想象不出;但他在雄关要塞函谷关所作《道德经》已然立于他所想象不到的世界而不朽。

函谷关灵宝市区13公里,从连霍高速公路函谷关出口下行2公里即到。冬日的中原没有地道的北方那么冷,却也谈不上暖和,丝丝缕缕的寒风在函谷关外空旷的原野上肆无忌惮地游戏,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禁不住也要哆嗦一阵子。雪的痕迹仍是在的,远处的山上有,近处的地上也有,脚下却是利落的。也不见阳光,也不算阴天,那种久违的天高云淡,淡到周围再无其他游人,绝无鼎沸与喧嚣,整个函谷关就像一位严肃的兵士严阵以待,让人觉出一缕威严之气。

函谷关本就是一道威严的关隘,其为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,因关在谷中,深险如函,故有此名。建关3000年间,发生过大小战役200多次,有16次重大战役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

战国时,战国七雄除秦以外的其余六国曾联抗秦,但秦国在函谷关成功抵御住六国联军的攻势。西汉贾谊名篇《过秦论》写道:“秦孝公据崤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以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”此“函”即为函谷关。“尝以十倍

也说吴道子画驴

阮直

中学时读过《唐语林》,其中有一则短文觉得好玩便抄录下来:“吴道子访僧,不见礼,遂于壁上画一驴。其僧房器用,无不踏践,僧知道子所为,谢之,乃涂去。”

大意是:吴道子去拜访一僧,僧人不以礼相见,吴道子便在壁上画驴,结果僧的房子被驴践踏得乱七八糟,僧便赔礼道歉,吴道子才把画涂掉。

当时只觉得吴道子与神话中的马良相似,有神来之笔,可点活万物。吴道子乃画圣,谁若敢不以礼相待,自然要遭到报复。故事告诫人们,热情地对待来家拜访的人,是基本的文明礼貌,否则会伤了人家的自尊,惹来麻烦。

后来一位画画的朋友与我闲聊时也讲述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,说有人读书不求甚解,只看表面,如果说吴道子遭到了那位僧人的慢待,吴道子就用画笔做武器,画驴报复对他不敬的人,那这个大家画吴道子也成了没有胸怀的小人了。其实,作者的本意是在说吴道子的画画得好,把驴画活了。我觉得画家高明,比我体会得深,我是用小人之心地君子之腹了。吴道子这位画圣的心胸怎么会像我理解的那么狭窄呢?

到了大学,读中文,老师也讲到吴道子画驴的故事。老师说,吴道子把驴画活了,显然是扯淡,是读者没能体会文童的含义。那么僧人房里的东西遭践踏该怎么理解呢?是吴道子的画画得逼真,让僧人寺院里的打磨之驴吸引进僧人的屋里,与壁上的驴撕咬、踢打,才致使僧人屋里遭践踏,这才符合事实逻辑。故事的寓意也是说吴道子的画逼真,连驴的同类都分辨不清。

当时我听得是如醉如痴。

时过二十年,有一日失眠,我又想起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,不是我这人叛逆师长,总觉得古人的文章按今人的解释还是矛盾重重,不能自圆其说。

先说那篇短文:吴道子访僧,欠了礼节,就在人家墙壁上画一头驴,这不更不礼貌吗?如僧人是吴道子的崇拜者,或许想让你留下一点墨迹,可僧人本来就懒得搭理吴道子,怎会让他自家的墙上画驴。更何况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,也是大雅大儒之人,能干这种无礼的事呢?

再说我老师的解释:是外道驴进了僧人屋里的驴,以为有同类,便人僧房嬉闹,这更不现实,牲畜对同类的注意是以气味和声响为反应的。再逼真的假画都不会引起动物的关注,不信你就做个试验,别说唐代的写意画,就是当代写实的油画,甚至放大的照片,动物对它都不会有什么反应。

古人的文章都像当今的新闻报道,要遵循真实的原则,大都也像图画一样,是一种写意,就连《史记》都有一些似史非史、似神非神、半真半假的东西在其中,这就为读者的理解留出了许多空白,作为填补想象的空间。

如果仅用一种展开的手法,演义出一系列细节来导读,肯定漏洞百出。

读书,特别是读古人的书,不同的年龄段,不同的文化层次,就有不同的收获。这就要求读者更勤于思考,别在字面上逐字抠意,那样读古人的文章,就要舍本求末了。



自得其乐(国画) 柳恒金

今夜,你的酒杯斟满我的疼

丁艳

夜又深了,月光
扯一袭霜色
描草尖上过往的风
一曲琴弦里
——渔火,江枫

还有前生挥别的渡口
一叶扁舟,载也载不动的
那千万千万,万千万万的叮咛
而今世,红灼的野花又开满崖畔了
你,怎么还是我生命里
一误再误的行程?

轻轻起身,青石的阶上
悉数花树疏斜的影
此时,你是否也正独自在窗前
就着指尖熄灭的烟火
在杯中,一遍一遍
斟满我的乳名……

家乡的兩首民谣

高俊林

闲居在家,读书间隙,百无聊赖,忽然想起了两首家乡的民谣,都是小时候唱熟了的,在我当时只是孩子般的鹦鹉学舌而已,而在大多数情况下,则是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,一位身披着外翻毛羊皮袄的放羊老汉站立山头,俯视着山坡上啃草的群羊,用他那特有的沙哑而苍凉的声调唱道:

高高山上一群羊
嘴嚼莎草泪汪汪
我问羊儿为何哭
前晌揭来后晌糗

两首歌里面有一些我们当地的方言。例如莎草,读作suo草,是当地所生的一种野草,草势茂盛,汁液较多,羊较喜欢吃。狐狸是对于狐狸的简称。蒿子意谓蓬蒿,也是牛所吃的一种。前晌、后晌,在普通话里就是上午、下午的意思。“揭”字稍难解一些,当地人把“犁地”叫“揭地”。“糗”字普通话里也是,而是牛:

高高山上一头牛
嘴嚼蒿子泪悠悠
我问牛儿为何哭
前晌揭来后晌糗

两首歌里面有一些我们当地的方言。例如莎草,读作suo草,是当地所生的一种野草,草势茂盛,汁液较多,羊较喜欢吃。狐狸是对于狐狸的简称。蒿子意谓蓬蒿,也是牛所吃的一种。前晌、后晌,在普通话里就是上午、下午的意思。“揭”字稍难解一些,当地人把“犁地”叫“揭地”。“糗”字普通话里也是

连载

孔高亮之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确切位置。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,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。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,叫“云山古寺”,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。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,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榿树下的一次深谈,毛泽东对张闻天也谈到了对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。

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,连广昌战役后的“博洛分裂”都不知道。

洛甫,即张闻天。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。

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,张闻天批评博古、李德指挥不当,同敌人死打硬拼,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。博古情绪激动,站起来大声说,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,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,说什么“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”。

通晓联共(布)党史的人都知道,这句话分量很重。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

江一战又折损过半,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,质变已势在必行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、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“担架上的‘阴谋’”。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,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。

苦战辉煌

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;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。考茨基、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、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,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,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。

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“普列汉诺夫”的分量。他平素温和沉静,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。

两人争得面红耳赤。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,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,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路线了。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,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。

会议不欢而散。到会的其他同志,无一表示意见。

沉默,变成一道裂缝,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。

最直接的后果,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接近。在云石山“云山古寺”前黄榿树下的石凳上,张闻天把被形容为“普列汉诺夫”前后的

文化杂谈

也说吴道子画驴

阮直

中学时读过《唐语林》,其中有一则短文觉得好玩便抄录下来:“吴道子访僧,不见礼,遂于壁上画一驴。其僧房器用,无不踏践,僧知道子所为,谢之,乃涂去。”

大意是:吴道子去拜访一僧,僧人不以礼相见,吴道子便在壁上画驴,结果僧的房子被驴践踏得乱七八糟,僧便赔礼道歉,吴道子才把画涂掉。

当时只觉得吴道子与神话中的马良相似,有神来之笔,可点活万物。吴道子乃画圣,谁若敢不以礼相待,自然要遭到报复。故事告诫人们,热情地对待来家拜访的人,是基本的文明礼貌,否则会伤了人家的自尊,惹来麻烦。

后来一位画画的朋友与我闲聊时也讲述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,说有人读书不求甚解,只看表面,如果说吴道子遭到了那位僧人的慢待,吴道子就用画笔做武器,画驴报复对他不敬的人,那这个大家画吴道子也成了没有胸怀的小人了。其实,作者的本意是在说吴道子的画画得好,把驴画活了。我觉得画家高明,比我体会得深,我是用小人之心地君子之腹了。吴道子这位画圣的心胸怎么会像我理解的那么狭窄呢?

到了大学,读中文,老师也讲到吴道子画驴的故事。老师说,吴道子把驴画活了,显然是扯淡,是读者没能体会文童的含义。那么僧人房里的东西遭践踏该怎么理解呢?是吴道子的画画得逼真,让僧人寺院里的打磨之驴吸引进僧人的屋里,与壁上的驴撕咬、踢打,才致使僧人屋里遭践踏,这才符合事实逻辑。故事的寓意也是说吴道子的画逼真,连驴的同类都分辨不清。

当时我听得是如醉如痴。

时过二十年,有一日失眠,我又想起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,不是我这人叛逆师长,总觉得古人的文章按今人的解释还是矛盾重重,不能自圆其说。

先说那篇短文:吴道子访僧,欠了礼节,就在人家墙壁上画一头驴,这不更不礼貌吗?如僧人是吴道子的崇拜者,或许想让你留下一点墨迹,可僧人本来就懒得搭理吴道子,怎会让他自家的墙上画驴。更何况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,也是大雅大儒之人,能干这种无礼的事呢?

再说我老师的解释:是外道驴进了僧人屋里的驴,以为有同类,便人僧房嬉闹,这更不现实,牲畜对同类的注意是以气味和声响为反应的。再逼真的假画都不会引起动物的关注,不信你就做个试验,别说唐代的写意画,就是当代写实的油画,甚至放大的照片,动物对它都不会有什么反应。

古人的文章都像当今的新闻报道,要遵循真实的原则,大都也像图画一样,是一种写意,就连《史记》都有一些似史非史、似神非神、半真半假的东西在其中,这就为读者的理解留出了许多空白,作为填补想象的空间。

如果仅用一种展开的手法,演义出一系列细节来导读,肯定漏洞百出。

读书,特别是读古人的书,不同的年龄段,不同的文化层次,就有不同的收获。这就要求读者更勤于思考,别在字面上逐字抠意,那样读古人的文章,就要舍本求末了。

备学堂,可算一个职业军人。王家烈出身于富有人的家庭教师。龙云则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。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,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,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木士为师的龙云,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?哪一个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?还应该补充一句: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,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?无论如何,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,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。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,有所畏惧,也有所防范。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,是拣弱的打。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。收拾大西南,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,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。他把石头准备好了。这块石头,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。量变,质变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,湘

苦闷,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。在此以前,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。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、毛泽东、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。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,立即向中央建议,把他和张闻天、王稼祥安排在一起。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。如果张闻天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,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。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。由于毛泽东的坚持,红军出发长征时,三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,成为以后第三个人团的基础。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“担架上的‘阴谋’”,那么却是“谋”在了上担架之前。长征出发了。在中央纵队里,三人团博、李、周忙指挥战事。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,在与张闻天、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,形成一个毛、张、王“新三人团”。